

載浮載沉於其間的「人」，又該如何透過藝術的形象顯發真正令人感動的價值與意義。

於是蔣勳開始回過頭去熱愛具有原初生命力的「傳說」與「故事」，從「盤古」的故事中探索中國民族美學裡屬於「人」的主題。因為盤古的死亡，產生了天地、日月、山川、草木乃至於風雲，原來在民族的傳說裡，死亡的哀痛早已轉化為新生的喜悅，這天人合一的喜悅象徵面對死亡的成熟智慧。中國人因而甚愛山水，「那山水似乎是另一個形式的人。那山脈是人的骨骼，那田土是人的肌肉，那叢林是毛髮，而那脈脈無盡的大江長河，正是世代流不盡的生命的淚與汗吧。」蔣勳於是完成了他的新身體論，將希臘的人像素描與中國的山水畫比較，拿埃及伊西絲故事與盤古開天闢地相提，故事是簡單的，道理卻不言而喻，各民族有關人學與美術的秘密已在其中。

蔣勳出入於波特萊爾對美的沉溺以及托爾斯泰在美中的超拔，在文化圈中摯愛的朋友身上，他看到「美」的命定與符咒。當美的力量升起時，真可謂古今同一夢！「那阮籍的『窮途而哭』，徐文長的佯狂度日，那八大山人的憤世嫉俗，那攀爬在幾百公尺上一鑿一鑿雕刻佛像的無名的工匠，他們，每一個都可以在這小小的台北文化圈中找到再來人世的身影，叫著不同的名字，孤獨行走於街市之間啊！」人的悲傷、嫉妒、慾望等力量狂奔而出，與生命撞擊出藝術的火花，使得原本以為已獲得宗教救贖的寬容心靈，再度重重摔落。於是人們背著「美」的符咒，重新整頓人性。面對二十世紀末各學科所涵蓋的意志與物質不斷地互相濡染與膨脹，文學也在其間快速地被異化，甚至流於私利的牽引，蔣勳因而感悟「人」才是美術史中最值得探索的議題，儘管人的意義與價值被浮華、庸俗、混亂的表層所潛藏，但他卻不曾真正失去過作為一個「人」該有的尊嚴與光華。（朱嘉雯）

## 鍾肇政： 一九九九是「鍾肇政年」



鍾肇政提供

一九九九年，鍾肇政的名字似乎總是和桂冠聯繫在一起，這年可以說是「鍾肇政年」。

首先在夏天，文學台灣基金會與《民眾日報》合辦的台灣文學獎，特別頒發了「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成就獎」給他，以表彰他長時間致力於長篇小說創作對台灣文學的貢獻。在九月二十七日，鍾肇政又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所頒發的第三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獎。接著從十月二十日起，擔任元智大學駐校作家，每週三主持專題講座及座談，講述台灣文學發源、萌芽期、成熟期及戰後的台灣文學等主題。最後在十一月六日冬天時節，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舉辦了「福爾摩莎的文豪——鍾肇政文學會議」，會議中頒給鍾肇政台灣文學家牛津獎，並請台灣文學界宿耄葉石濤宣讀「獎

詞」，該研討會並設有兩場專題演講、四篇論文發表及一場專題座談。

真理大學給予鍾肇政「福爾摩莎的文豪」這個稱號並非虛言，鍾肇政的每一部作品都深獲文學界的肯定及期待。大河小說《台灣人三部曲》被香港《亞洲週刊》選入「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前衛出版社也於十一月出版《肝膽相照——鍾肇政、張良澤往返書信集》（張良澤卷、鍾肇政卷）兩書，公開兩位台灣文學界前輩的深厚情誼及文學往來，極具文學及歷史價值。而目前已知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正在進行《鍾肇政全集》的出版計畫，全集估計將出版二十本，每本約四十萬字，以呈現鍾肇政五十餘年來創作的完整歷程。

綜觀鍾肇政筆耕五十餘年，他的創作力一直維持不墜。所創作的大河小說《台灣人三部曲》、《濁流三部曲》、《高山組曲》等，以小說結合歷史，撰述出史詩般的文學巨構，反映台灣人的命運及歷史悲情，檢視歷史的不公與真相，尤為人所稱道。

由於鍾肇政對日文非常嫻熟，所以他也翻譯過多位日本名家的作品，對於日本文學的中譯，也有相當大的貢獻。

鍾肇政本身是客家籍，十分關心客語文學的發展。一方面在小說中實踐，自《魯冰花》一直到九〇年代的《怒濤》，分別藉由不同的時代背景探討客家人的師生情誼及教育問題、與二二八事件間的歷史糾葛、台灣人語言的使用情況；另一方面他提倡客語文學的書寫，希望在多語言化的台灣，能促進大眾尊重少數族群的語言空間，建立完整的台灣文學語言。

鍾肇政不論是因為自己的血緣認同，而提倡實踐客語文學，或是純粹身為台灣土地的一分子，書寫台灣人真摯的心靈，他都希望能盡自己的力量，以文學來勾勒歷史，譯介國外的作品，評介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作品，為台灣人發聲，為台灣的文學史奠基。（陳國偉）